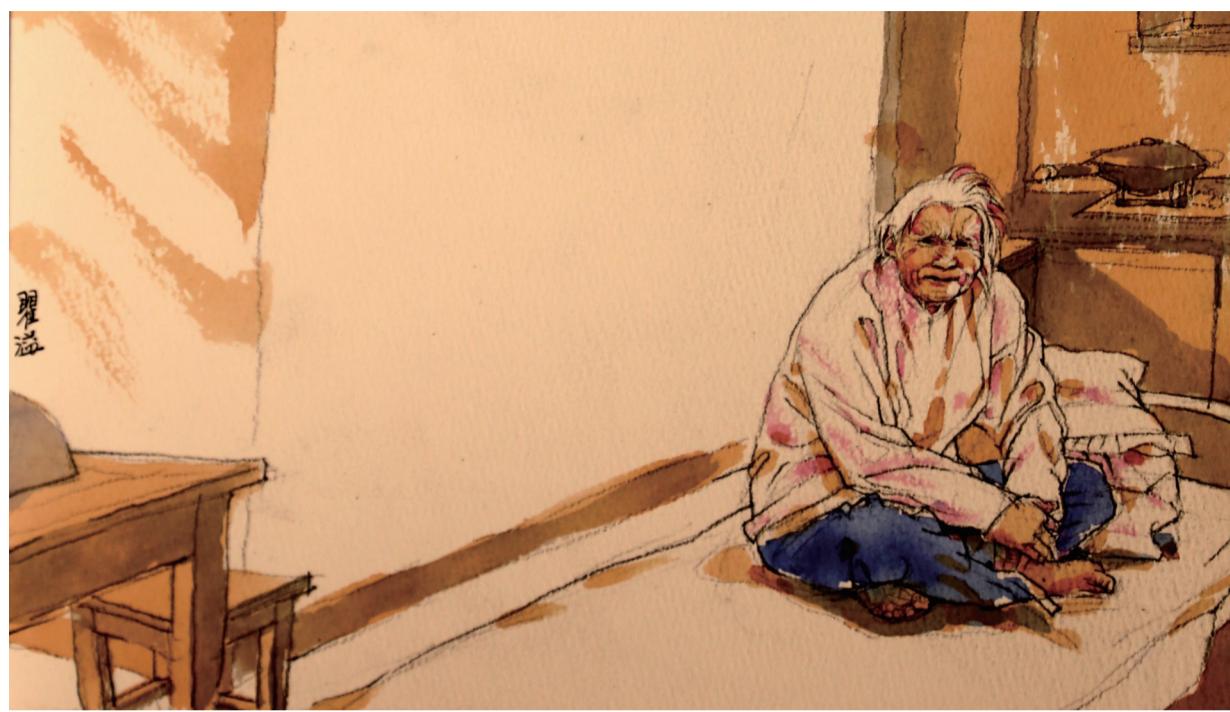


## 本土文本



## 圆 满 (小说)

□文娟

绘图·瞿溢



## (1)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写信妥当。

阿婆女儿应该不在了。不过

没关系,我记得阿婆女婿的名字。

当年阿婆热衷于给女儿写信,一年好几封。阿婆不会写,却不妨碍口述,通常情况下,都是阿婆说一句我写一句,收信人是阿婆女婿。阿婆说这是规矩!我娘我伯母却以为然。别看我娘我伯母平日各打各的算盘,说起阿婆来倒是一搭一档相当默契,一个说伊时不时把女婿抛出来,无非让我们长点记性不要小瞧了伊;一个说伊吃城市饭的女婿根本不把伊这童养媳女儿当回事,外面有姘头不说,一年回不了一趟屋,更没有把伊这个丈母娘放眼里。

我替阿婆抱不平。

我由阿婆一手带大,娘生下我就跟爷坐七天七夜火车支边去了,等娘跟爷坐七天七夜火车回来,我已穿上了阿婆的三寸绣鞋。

阿婆的斜襟棉袄。

要说感情,阿婆远胜过爷娘。

我没打算把写信这件事告诉爷娘,千万不能。爷娘只会唱反调。这么多年来,我曾无数次在爷娘面前提及阿婆,我说阿公走后,你们就不应该让阿婆一个人生活的。爷眼睛乌子像铜铃,说伊一个人了吗?阿公“断七”,伊不就搬到孙子(伯父儿子)屋里去了吗?托改革开放的福,走南闯北的爷城里寻到落脚点后,马上把我娘、我及小弟带了出去。谁知欢喜劲没过,阿公意外去世。

我不依不饶,说搬是搬了,阿婆过的啥日子?一天到晚做活,甚至农活,阿婆的脚走路都不稳妥,怎么做?还有,吃饭不给上桌面,有一顿没一顿,像小媳妇!这种事阿公在世一天没发生过!伯父家正屋三间,灶屋一间,灶屋父子合用,阿婆说起来在孙子屋里,实际几代人混着。

不给上桌面?你伯母说了,是伊不高兴上,拉伊也不肯,装可怜。只要娘出场,总会拿伯母做挡箭牌,或者拿伯母衬托自己。我干脆截娘心窝子:装可

怜?阿婆来城里,你们……你为啥逼伊回去?

阿公周年前一天,我们回老家,阿婆正趴在井台旁刷鞋子。爷说大冷天,别洗了,看两只手成啥样了。

阿婆本来就是冻疮手,加上长时间浸水,手背开始溃烂。这时伯父走过来,有意无意说伊天天念叨你们,想把鞋子洗洗干净,跟你们一道进城,看看花花世界。说完,追问道阿婆是不是?阿婆不说“是”或“不是”,榆树皮样的脸颊泛起一圈圈红晕,看我爷的眼神,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话到这程度,我爷我娘只好硬着头皮把阿婆拉进城里,安顿在客厅,五十多平方米的屋,爷娘一个房间,我与小弟一间,说是客厅,实则八九平方米,阿婆的钢丝床两边靠墙,一边挤着进出厨房的过道,剩下一边紧挨饭桌。这样也好,躺下困觉,坐起来吃饭,省掉上不上桌面之纠结。阿婆识趣,晓得我娘犯洁癖,从不轻易走动,只要我娘在屋里,坚决不去卫生间。有时实在憋不住,也要端起愧色打个招呼。吃进去香喷喷,拉出来臭烘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娘却喃喃咕哝:伊屎臭!特别特别臭!我小心翼翼跟在阿婆屁股后面,帮忙冲马桶,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哗啦啦……哗啦啦……”娘心疼得要死:自来水不是井水,要钞票的!要钞票的!阿婆当不听见,悄悄告诉我伊有笔钱藏在老屋墙缝里。我说多少?阿婆说一百六十一块。呀,这么多,能买自行车了!我想有辆自行车,很想很想,但是,阿婆的钱不能碰,这是阿婆的保命钱也是阿婆最后的靠山。这事也不能告诉娘,无论如何,阿婆在我们屋里呆不长。

果然,百日未满,爷开始找理由,问阿婆一天到晚呆楼上闷不闷?阿婆说不闷,屋里天天有人(我正在复习,准备第二次高考),年纪大了不就图口饱饭吃。这话过去没几天,爷又说正好便车去老家,问阿婆想不想屋里?要不,回去看看再来?阿婆一愣,努力挤榆树皮,想笑,却把混浊的老泪给挤了出来,一条条,一条条,像蠕动的蚯蚓。阿婆颤抖着嘴唇,把一条条蚯蚓吸吮进肚皮,用力说道:不是亲生,本不该

指望养老送终。

等我有钱了,我养你。我安慰阿婆。我经常用这句话安慰阿婆。

(2)

阿婆女婿的名字,几笔几画仍记得清清楚楚。为这封信,我撕了写、写了撕,浪费了一个晚上,最后确定啥也不提,只用“问好”的形式。

不过一星期,电话来了,是按我留在信封里的号码打的,对方自称“大娘”。

果不出所料,阿婆女儿不在了。

我曾做过推测,如果阿婆不一封接一封写信,伊女儿会不会来看伊?阿婆女儿一年来一次,每次都是初夏时节,那时春播已经结束,气候也适宜,不干不燥,不冷不暖。可阿婆女儿仍跑得满头是汗,热气腾腾。也难怪,江北江南,车船劳顿,光车站进来,还得步行四五公里。

我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阿婆女儿肩膀上的布袋子,这只白颜色的布袋子从没有让我失望过,里面总有一份属于我的礼物——一把糖果,几块馒头干,或者小玩具。其他人也有,多多少少而已。尽管如此,这礼节性的布袋子,在我娘我伯母眼里,无异小偷作案工具,一个说看看,看看,来时半袋子,去时一袋子。一个说柜子里的细软估计差不多了。据说,阿婆有条绸缎被面,邻居捎回来的上海货,阿婆吩咐别声张,不料邻居漏了嘴,告诉了我娘,我娘告诉了伯母。

有一年,阿婆女儿的女儿也来了,母女俩一个模子似的,都是矮胖型,一点不像高高瘦瘦的阿婆。那时我已晓得阿婆不是亲阿婆,亲阿婆长啥样连我爷都不晓得,这是付程程嚼的舌头根。为此,我与付程程吵了一架,我说付程程你去死吧,你阿婆经常骂你打你,才不是你亲阿婆。我阿婆是我亲阿婆,我阿婆从来不骂我,也不打我。付程程是我同学,住隔壁队,天天扭着屁股等我一块去上学。有一次,付程程披散了头发,靠我家门框上,哭哭唧唧的,说又被阿婆骂“小妖精”了,不服气,回嘴“老妖精”,被扯掉小辫子。

阿婆女儿的女儿叫大娘,阿婆让我喊姐。对于这个横空出世的孙女,我熬不住醋性大发,问阿婆喜欢

不喜欢?阿婆说傻毛头。阿婆从来不叫我名字,叫“毛头”。

(3)

我说大娘姐,几十年了,亏你还记得我。

大娘说怎么不记得,你还有个阿哥,叫东明。

我说东明是伯父屋里儿子。

东明可好?

好啊,做大生意了。我估计大娘会问。

阿婆虽然拉扯了我们家两代人,但与阿公未有一男半女,总归遗憾,阿婆想圆满,办法只有一个——联姻,让伊的血脉与阿公血脉融合,子子孙孙延续下去。按照“预谋”,阿婆领着大娘,先拜见了伯母。之前,阿婆试探过阿哥,问阿哥要不要娘子?阿哥捋捋许文强式背头,背头服服帖帖,纹丝不乱,不是井水,而是揩了伯母藏在抽屉里的头油。阿哥说要。那时阿哥初中毕业好几年了,正有一搭没一搭做木匠。阿哥本来做泥匠,嫌泥匠邋遢,不好摆酷架子。折腾来折腾去,伯父伯母抱怨连连,穷汉养吊儿,归根结底怪阿公阿婆。我未出世时,比我大七岁的阿哥是阿公阿婆被窝里常客。阿哥爱尿床,却忌讳“尿床”两字,死称“流汗”。所以每逢拆洗被褥,阿婆总要帮着遮掩,说大孙子火气太重,好“流汗”。

阿婆说真的要假的要?阿哥说真的,不过要漂亮的,像冯程程!阿哥边说边对着空中的冯程程打了个潇洒的响指。阿哥天天晚上追邻居屋里看《上海滩》,满脑子冯程程,梦里也是冯程程。

阿婆说啥程程?是不是隔壁队那程程?不行,妖里妖气,不顺眼。

阿哥说“切”,对牛唱歌,说到天黑你都搞不清!阿哥看着天色,巴不得天像黑布样早点劈头盖脸落下来。

伯母热情之余,用词斟酌:大娘长相富态,一副旺夫相,只岁数比东明……要不先合合八字?

女大二金满罐,女大四福寿至。阿婆拍胸保证打包票,问题还是在阿哥身上,当阿哥得知阿婆所说的娘子即眼前的大娘时,像沟里的鱼,哧溜滑脱,直至大娘返程,没高兴浮头。据说去了舅家,舅家屋里也有电视机。

(上)

## 民间写真

□陆小鹿

今生。

他说喜欢邓丽君,是因为初恋情人长得特别像。“你看,这是我初恋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封泛黄的书信。我在心里快速计算了一下,以他的年龄,这封信大约保存了至少有40年。“那你们后来怎么分了呢?”我好奇地问。他嘟嘟说了一大堆,带着乌镇口音,我听懂一半,大意是姑娘在上海,不愿随他落户乌镇,于是就分了。伤心欲绝的“乌镇布衣”,给自己写了首失恋诗,“喏,你看”,他指向墙壁,失恋诗也贴在墙上:“弦上多妙曲,世间少知音,情场一失意,何处诉衷心。”

墙壁上,还贴有一首他作于1961年夏天的诗,那年,他才满16岁。这首诗题目叫《南新桥乘凉》:“南新桥上明月新,南新桥下流水清。东风吹醒多少梦,留人夜深话古今。”边上备注:现在家家都有了风扇、空调、不再纳凉,再也找不到这种浪漫的感觉了。

他还拉开抽屉给我看厚厚日记本。说实话,我当时很震动,“剃头师”“浪漫诗人”,这两个标签实在很难联系在一起。

剃头是她白天赖以生活的工作,给予他物质供养,而他的精神世界,由诗歌、毛笔字和怀念而构成。一个人是有多面性的,往往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面。南栅深巷的这次偶遇,让我了解到就算生活在僻乡陋巷,哪怕已经古稀,胸中仍可拥有诗和远方。

## 江海新韵

## 此时此刻 (组诗)

□丁逸

在破碎的语境中  
荒野的尽头是假象  
芝麻花  
在贫瘠的梦里  
滑翔猫可以轻易地打开味蕾  
食下更多的甜味剂  
整理主人  
一天的皱眉这才是白云的模样  
柔软得看上去  
有些妥协  
却像信念一样纯净河  
酸痛将在天明枯萎  
时间的破绽  
不一定要经过河谷  
出世携带过多裂痕  
白天仿佛黑夜  
没有人能握紧拳头我依旧提前醒来  
被窗外注视  
泪水中漂浮  
隔着人群求索芬芳  
又蜷缩在凛冽的水里

深入

过时的云  
越来越茶蘼  
因为风大  
所以要故作镇定  
有人发现了悲伤  
米堆因此越来越高  
言情过后  
湖水弯成一把刀  
陌生的姓名写在荒野

计较

更多的时间走失  
在这个翻来覆去的深秋  
没有人可以弯曲  
血液在平面流淌  
梦中人将要沸腾  
为了与旧梦对峙  
人群默默呼啸  
酿造灰色的语言  
我该如何与荒唐交谈

废除

陨落,我竖起耳朵  
听训于远处的灯笼  
张开所有的眼睛  
要去心头  
看望久违的朋友  
希望快速度过荒漠瞬间  
坚守无需太苦难  
从一个山丘  
到另一个人的身后  
灵魂在漂浮  
陌生的船只  
来自远方的书里  
尽管夜夜生疏  
仍然像一个无聊的孩子  
撩拨一株含羞草

入川

大小的对比  
如同山河静止  
外面的人简单交谈  
用企图心指教素人  
苦海中不缺壮举  
无中生有粉色  
总能轻易地指向宇宙  
在中部,  
跳舞的人永远沮丧  
心头的辣痛过未下的雨

## 绿豆饼人家 (散文)

□钱德梅

儿子四岁那年,不知为什么,每天从幼托班出来,路过小区门口他都要停下来,不愿往前走。我发现原来这里多了一个绿豆饼店。

一个不起眼的店面,普通到堪称简陋的玻璃橱柜,柜子里塞着零零散散的食物,墙上挂着几张画像,哪怕从门口路过十次,都不一定能发现它的存在。绿豆饼店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妇,貌似从农村刚出来不久,店里头还坐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自个儿在玩,看到我儿子,连忙站起来,蹭着他妈妈右腿扭着身子不敢往前,眼睛圆溜溜地盯着我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有点畏惧又带点羞涩地瞧着我,喃喃地咧着嘴。从那天起,儿子多了一个玩伴小钢,我们也多了一个邻居——绿豆饼人家。

我开始关注绿豆饼人家。男主人每天五点就将店门打开,将前晚泡足的绿豆从缸里捞上来,架上锅,大火慢熬。另一只锅里肥肉在热锅里翻滚,留下乳白的油脂。

一旁的老婆,把面粉细细过上几次筛。一小时后,煮好的绿豆被放在窝篮里,一遍遍揉搓,边搓边放水,搓去绿豆壳留下细豆沙。

原料全部准备好,老婆熟悉地配置上模,男主人负责烤制。做绿豆饼,烤制的火候和时间最为重要,多一分则焦,少一分饼皮不酥。男主人拿捏着其中的温度。从他们夫妻手里出来的饼,外皮酥脆,馅料甜而不腻。

就是这样的一家小店,无论严冬或酷暑,路过时,总有人站在店门前,等待着热气腾腾的绿豆饼。

一晃儿子上小学了。绿豆饼人家越做越好,夫妇俩将隔壁的两间店面盘了下来,增加了几种海鲜茶点。有鱿鱼饺,海带锅贴,虾籽烤饼等等。女主人的衣着也光鲜起来,案板上一角蹲着一瓶玉兰油润霜。小钢的脚上是簇新的耐克鞋,那可是我忍了几次都没敢下手的啊!绿豆饼人家已经开始融入了县城的生活。但男主人遗憾地告诉我,小钢因为户口不在县城,只好回乡下念书了。

绿豆饼店开始延长经营时间,有几次我出差很晚回来,还发现他们夫妇俩在店里忙碌的身影。我家拿到了一笔政府给的拆迁款,还住上了政府安排的新的住宅。

再次见到小钢,是我儿子上高

二的时候,那时小钢的个子已窜到比我儿子还高。他带来了一大袋绿豆饼,并且告诉我们,他已经在读乡下的初中,学的是西点专业。我告诉他,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了,只要肯吃苦,像你父母一样,日子会越过越火的。

为照顾儿子高考,我们搬出了小区,在学校旁边租了间房子。高三紧张而忙碌,儿子全身心地扑在课本上,我也进入了两点一线的模式,直到高考结束的那天。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刚用完餐,门铃响了,打开门,是绿豆饼店的三口子。小钢上来就拥抱我儿子,向他要QQ号。我和老公连忙敬烟上茶。初夏,天已微热,小钢的妈妈,这位绿豆饼店的老板娘,身穿连衣裙,浑身散发着时尚的气息。左手腕上一只碧绿的和田玉镯子,在灯光下温润剔透。他俩告诉我,已经在艾民小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那年,儿子在小钢家住了一个暑假。

儿子考取了省城的大学,我们居住的县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到处都是建筑工人忙碌的身影。我家拿到了一笔政府给的拆迁款,还住上了政府安排的新的住宅。今年,绿豆饼人家又基于互联网思维,整合了线上线下优质服务,旨在让优质生活一步到位。

那天晚上,小钢打电话给我,说他生了个男孩,将来再也不用愁户口上学的事儿了,直接报市里的国际学校。